



牧铃

少年小说系列

惊涛

JING TAO

少年小说系列
惊涛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自序

1

我是在写过十年成人小说之后才开始“操练”少儿文学的，其时已年届四十，忽然多了许多少年朋友，便觉得天高地阔、阳光明媚，自己也年轻了不少。

同时感觉到的，还有肩头的重压——

我总忘不了那段电视录像——
一个六岁左右的村童在帮父母编竹

筐。黑黑的小手拽不动蔑片，小男孩老练地用牙齿相帮。镜头一闪而过，小男孩的出现，似乎只是作为“贫困”的佐证——这不公平。在对“天才画童”、小歌星、小鼓手愈演愈烈的赞扬声中，偏没有人注意到这种确实很了不起的小能人——在编织工艺上，这个小孩难道够不上“天才”、“神童”吗？

比手巧心灵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早早体验了生活的艰辛，学会了像父辈那样默默地用行动与贫困和命运抗争。但幼年（甚至少年）的他很难自觉到这个“了不起”，他可能会羡慕邻家的小洋楼和VCD，或者，对电视中介绍的一位获奖小歌星崇拜不已而自惭形秽。

这样的孩子，真需要听到别人发自内心的赞扬——否则，对他人过多的艳羡，极容易使他酿成“自卑情结”而自甘平庸终其一生！

说起乡村失学少年，人们总会联想到贫困。但据我调查，相当一部分少年（包括家境小康的）中途辍学，是由于他们缺乏自信。常看到一些考场失意者，在家庭、社会甚至学校有形无形的层层压力下，变得灰溜溜，变得更加失意，从而坚决地抛弃书本，我心里就隐隐作痛。

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干点什么。

于是有了《大白楼》，有了《窑神》……

从十五岁“上山下乡”后一直生活在农民和中学生之间的我不缺乏写作素材，但长期蹲在一个地方，难免视野偏狭，艺术趣味单一。意识到这点，我模仿古代的行吟诗人，在短短几年内数次沿长江上下，还跨黄河，闯大漠，走访大城市的学者，也深入偏远小镇的工农家庭，……接触得最多的是农村中学师生（后来写《初三流行色》和《七彩画廊》、《绝境》等，就是直接取材于“采访”）。

此外，与少年读者的通信往来也成了我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孩子们在信中几乎无话不谈：读书与职业，战争与和平，现实和理想……

一位很早就开始勤工俭学的中专实习生告诉我，十九岁的她收养了一名十二岁的孤女，靠微薄的实习津贴维持着两人的起码生活：“……这就是我的‘传奇’。我要把这个小妹妹养大，送她读书……我要向那些人证明，世界上真有无私的爱……”另一个“差一年没完成普九”的小“打工仔”不仅承担着弟妹的生活、读书重担，还把省下的钱用于买书；他欣喜地向我报告他现在拥有的“藏书”，讲述他“三更灯火五更鸣”的奋斗乐趣。

两名农村生为了“试试自己的硬度”，利用假日在乱石岗上开垦出一丘小得可怜的石田，而一位“很少吃午饭”的贫困地区高中生，希望在农大毕业后实现他“用一分土地

养活一口人”的“密集套种”的梦想（这个“梦”从他进中学起，就开始激励他了！）……

一份取名《黄土地》的油印小报向我讲述了几名陕北少年的追求。一穗来自黄河边水灾区的粳稻为我带来了一位年轻教师和她那一个班小学生的欢笑。还有：沙漠边绿意尚存的杨树叶；稚拙的笔法画来的《我的家乡》——大山环抱之中，层层梯田之下，居然耸立着火箭发射塔！……

这些少年追求文明的步履是多么艰难！然而，正是在这艰难之中体现了年轻生命的创造力和韧性。

我因此开拓了眼界，阅读到更丰富的人生。

曾有人指责我的小说题材太离奇，人物也过于“理想化”，我遗憾地想，要是那些书斋中的学者都愿意到工矿农村走走看看，他们就会发现，当代少年的生活决不仅仅是校园内外花前月下的温馨或纠葛，决不仅仅是父子、母女、师生之间轻松幽默的闹剧所能包容得了的。

在山野村落，在小镇古巷，在崛起的新城区和新建的希望学校，到处都有庄严和崇高，有孩子们稚拙却决不平庸的创造，有理想和英雄主义的闪光……

3

除了应读者之约写过《白云下面》等两篇自传体纪实小说，我很少去检拾散落在城市公园和乡间河畔的童年回忆，尽管它的淡远空灵很容易

成为一种“驾轻就熟”的特色，一种独此一家的“保留节目”。

在跟读者的直接交流中我发现，许多成年人津津乐道的童年故事，未必能引起小读者的阅读兴趣。

同样，成人文学刻意追求的“深沉”、“朦胧”、“情节淡化”，也许能博得某些批评家的喝彩，但大多数少年儿童喜爱的恰恰是脉络清晰、故事性强……小读者直言不讳的批评让我出了一身汗。不要、不要再重演“皇帝新装”的喜剧了！让我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吧……

4

曾将自己的小说戏称为“写生画”。确凿点说，是一种粗疏的“水彩速写”，远未能达到真正的“创作”高度，更谈不上“风格”。

我总在摸索。用青灰描绘雨景，以杏黄点染阳光，文字在变，结构、手法也随着所描绘的对象变着，“随类赋彩”。这法子很笨，可惜我只能这样。依然“画”得不像，只说明我对模特把握不准、对颜料和画笔的掌握，还很不熟练。

听说有人不需要什么“生活”就能从“心”里不断地掏出好小说——大约那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吧——我很羡慕，却没法学。因为我连“写生画”都还没过关。我的小说里，哪怕是一个动物都有其“生活原型”，偶尔在动

物小说中凭空“捏造”一两个“配角”，心里都非常紧张，担心对不住热心的读者。

如此笨法，当然是没资格“玩文学”的了，还是老老实实画“水彩速写”吧。

所幸者，出版社和文学期刊的老师们对我这个少儿文学队伍里的“大龄新兵”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帮助，省、市文联和作协为我创造了良好的写作条件，我所在县的党政领导还安排我到学校任教，以便深入体验生活。

就这样，从一九九三年起，我从少儿文学的ABC开始了艰难的学步。

不善言辞的我，只能把对师友和读者的感激之情化作动力，争取自己的下一篇作品能够写得好一点。

5

听说，某“言情大师”对少儿文学界还有人讲求“道义”和“教育意义”嗤之以鼻；听说“文以载道”的说法越来越受到某些“玩文学”者的嘲讽；听说有人主张“没意思”、“纯审美”才是上乘之作……

我怀疑这些人是否真正能代表读者？

综合我所接触过的读者（大多数是中小學生、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的观点，我心目中“理想的”少儿小说应该达到的标准是：

既有童心、童趣，“对眼睛来说是一个节日”，又能给读者一点向上的力量；既不脱离现实，又要饱合理想的激情；不带任何“说教”，却能使小读者在阅读的喜悦和快乐中懂得是非、爱憎，懂得正义，懂得个人的命运怎样同民族的乃至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我想，这样的作品，至少应该与那些“纯审美”的作品同样平等地占有一席之地。

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是我的惭愧。

这一组很不成熟的小说，也算是作者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一点尝试吧！

牧 铃

一九九八年春节于大雪飞扬的幕阜山中

目 录

第一部	大泽之子	…	(1)
第二部	远 征	……	(85)
第三部	惊 涛	……	(154)

第一部 大泽之子

1. 顽童和霸王鱼
2. 瘦侠阳河
3. 特长生

1 顽童和霸王鱼

1

带哨声的西北风里有人燃响了一挂鞭炮——
开湖了！

“开湖”就是发大拖网捕鱼。柳叶湖渔场平素捕鱼多是单船独网小打小闹，因此，对这一年一度的“开湖”看得极重。

顶着斜飞的雪片，小木船一艘接一艘慢悠悠荡离湖岸，在白茫茫的湖面撑开一系列 A 形木架，一挂巨网便朝湖心延伸……

渔工们紧张地忙碌着，扎架，接网，布阵。二十艘小船依次递进，船上分载的五百只 A 形木架全部安置妥当，大网已笔直伸至三千米开外。就见一叶小舟飞离大网终端，朝湖岸迎风抖开一面大旗，宣告“布阵”完毕。

湖滩顿时热闹开了，一字儿排开的六架脚踏绞缆车上的汉子们唱响了低沉的号子，使劲蹬动木轮，那根接连大网终端的巨索便一寸一寸被绞上轮盘。巨索离开了水面，当它升到离水米许的高度，就不再上升，开始拽动大网。

蹬绞缆车的汉子换了一拨又一拨。号子从紧咬的牙缝间迸出……天快黑时，那条雪雾中愈见模糊的网线在缆索

和木船的合力拉拽下弯成了弓形。

“水根——”一个尖颤颤的女声穿透了湖岸的嘈杂，
“水根——水——根——”

就有个半大男孩被一双大手从绞车架上硬生生地扯了下来。

“不——我还有劲——我还要干——干一小会儿，行不？”满头汗污的男孩拼命挣扎。

“兔崽子！你娘四路寻你哪！”那人说着，不客气地将这个叫水根的小家伙扔向一堆篷布。水根在篷布堆里打了个滚爬起来，还想往绞缆车上蹿，却见壮汉们纷纷下了缆架——大网已形成小半个包围圈，圈内鱼很难逃脱啦，绞缆的轮轴就被套上皮带，马达肆无忌惮地吼响了；一时间湖岸震荡，拉网的速度加快了两倍。大网的尾梢眼看着弯过来弯过来……

水根盯着雪雾茫茫的湖面，傻了似的——他在担心：要是网没兜牢实，被鱼冲开了咋办？要是围得太牢实了，那些无路可逃的鱼又该咋办？

冷不防，娘那只冰冷的手一把揪住了他滚烫的耳朵。

“别、别扯这么重好不？”男孩呲牙咧嘴跟娘谈判，“耳朵都扯成大风帆了——要不，换右耳朵给你扯——行不？”

娘可不管那耳朵扯成了啥，只顾挺解恨地揪着跑。水根歪着脑袋身不由己地跟在娘后头。

大网快拽成半圆——里面的鱼一定成了堆！完了，那个最激动人心的场面他看不见啦！水根伤心地想。这伤心一直左右着他，让他接下来的吃饭喝茶烤火全提不起劲儿。

要命的是，刚吃喝完，娘又把他揪进了浴室，在外头把门扣上了。

“喂，别洗澡，就抹一抹行不？”水根讨价还价地拍打着门。头顶的莲蓬头却洒下密急的热雨。水根忙不迭地脱下脏衣服，心里直抱怨：

这娘，咋不把衣服也替他遥控着脱了呢？

2

“开湖”的前奏翌日黎明才告一段落。

湖岸只蒙了一层薄薄的雪，而且那些落在湿地上的雪急急忙忙地融化着。从后门逃出来的水根挺不满意老天的吝啬。对他来说，雪是比放寒假比过年更重要的——不下一场大雪，哪像过年？

风定云开，暗红色的霞光把水面妆染得万紫千红。马达早哑了，围网拽成了一个大问号，一个几乎合拢的整圆，只留着一边对着湖岸的缺口。

水根朝网阵里瞥了一眼，薄雪带来的遗憾立即烟消云散——那密密麻麻乌黑油亮的，全是鱼呀！他惊叫一声往那边跑。

是鱼！而且全是一米以上的青、草、鲢、鳊——这些

好性子的素食类大鱼懒洋洋地浮在这个人为的密集区里，不正常的拥挤并未引起鱼们的猜疑和惊恐；因此造成的缺氧和不适，也仅仅迫使它们尽量把头吻伸出水面；千千万万的嘴和腮使劲儿吧唧着，汇集成一片恒定的吵耳声。

冬天的鱼本来就懒，此刻的浮头鱼阵，更是呆笨得如同浮着一湾木头。阳光透过脏兮兮的乱云，映在鱼头上，湖湾就像落下半天闪烁不定的银星。

兴高采烈的渔工们套上齐腋的橡胶靴裤。水根也抢了一套最小号的，唏哩哗啦往身上穿。

“穿了这，就得喝酒！”那帮大汉子逗他，几碗冒着热气的烫酒伸到他的鼻子下。水根伸手就夺，大汉们忙将酒碗举过头。水根东跳西窜，没抢到酒喝，就把带来的木柄大渔叉扔进一叶小“漂”，推着往湖里跑。“漂”要算最轻巧的小木船了，可它容易翻，没两下子，还真不敢驾它下水哩！

水根可顾不了那么多，船刚沾水，人已跳到了船上，叉柄一撑，哧溜溜向深水滑去。

“火烧屁股啦？”大汉们笑着骂，“没个爹在跟前管教着，小猴王真能反上天宫去！”

就都喝光碗里的酒，追着小家伙，蹚进没过腰部的水中。汉子们一律手持扎钩，身后拽着装鱼的“漂”或是两“漂”连体的“双飞燕”。

扎钩飞舞，水面顿时开了锅。受伤的受惊的大鱼弹跳扑腾着，可在同类的挤压下，谁也没法子逃脱无情的扎钩。

噗嗤！啪哒！大鱼们被砸昏了头，勾住嘴，扯着腮，嘤哩啪啦扔上木船。一船满了，立即拖开，又有空船挤过来。

扎吧，拖吧，难得有这样肥美的丰收呵！

水根也跟着瞎忙。“漂”被大鱼撞得站不稳脚，他就蹲下，抡起渔叉乱戳乱抽。这么多、这么多大鱼呵，他兴奋得忘乎所以，尖声嘶叫着，从这条船跳到那条船。一只只鱼脑袋在他的铁叉下开了花，却很少有能够顺利叉上船的。

噗！又一个大家伙从叉尖滑脱。水根火了，扑通跳下水，把那半死不活的大青鱼搂上肩，学着大人们的样子威风凛凛地吼一声，肩头一使劲，将大青鱼扔进一只空船。大鱼和船头掀起的浪，往他的靴裤里灌了不少冷水。可他压根儿没觉出冷。他摸索出叉鱼的要领啦——叉着了鱼，把叉杆搁上船边使劲一压，好歹也能将大鱼甩进船里。这样干很吃力，但毕竟比搂住鱼往船上送要神气多了！

“水根水根！”有人一迭连声地喊，“那边有个鳢霸王！”

“留给我！留给我！”水根急叫着爬上一只空船，拽着网边，将自己和小船一把一把往那边扯。鳢霸王——一条在他的叉尖上挣扎的恶鱼足够叫他大大地威风一回！

“就在你前头——瞧仔细了！”那人指着水根的船头叫。真！紧靠网边的水下，有一个比大人还长的黑影子，却瘦，

像电视里见识过的鱼雷！

水根松开网边，擎起渔叉。

水底的鳢霸王头贴着网，一动不动……哇，它让网粘住啦——准是隔着网去咬别的鱼！

鳢霸王生了满嘴倒牙，把网格连同小鱼吃到了嘴就吐不出也挣不脱啦！

水根心窝子怦怦乱跳。别慌，瞄准些！他告诫自己。把铁叉高高举过头，他对准水下的“鱼雷”狠狠地扎下……

哗——大鱼尾巴闪出了水面。水根扎个空，身子一晃，渔叉也扔了；他嗷嗷大叫着不要命地朝大鱼抱去；扑通！水根啥也没抱着却摔下了深水区。靴裤灌满了水，整个儿给冻麻木了——他想游，手脚却不晓得长到谁身上去了；想叫，舌头嘴唇也不听了使唤，反让他白白吞下两口水——糟透了——游呀——你这草包！水根气得直骂自己。

幸好这当儿马达又吼起来，拽动的大网把水根和两艘小船挤到了一块，三四只大手同时抓住水根，将他提拎出水，扔进一艘刚装了几尾鱼的“双飞燕”。“快——先拉这艘！”渔工们把一根带钩的长绳搭上船头，对岸上晃动一面小黄旗。

“双飞燕”朝岸边飞去。全身就剩眼睛还没冻麻木的水根刚来得及看了个究竟——拽出水的那段围网上有个篮球大的窟窿。该死的，长倒牙的老鳢竟把网扯破，逃了！

被娘剥了个一丝不挂塞进烧烫了的电热毯又压上两层厚被子，水根好一会才说出话来。

“你不晓得，今儿那老鳢，真叫得霸王了！”水根把光胳膊伸出被窝给娘比划着，“这么粗！这么——喏，比、比你还长！”

“讨打！”娘没好气地抓住他的手塞进被窝，“等你爹回，看怎么整你！”

“爹多会儿回？”水根急忙问。只要爹就回，哪怕揍得他“遍体鱼鳞”（他记得书上好像是这么说）他也乐意——一年没见到爹啦！

娘不理他，端着一盆拔光了毛的鸭子走出屋去。

“娘——”水根还想问啥，猛听得院子对面传来尖细的哭声——是方方。

方方是技术员老谢的独生女儿，开学后才从城里转来区镇中学的。她一来，就把全校初一整个年级的各科第一全包揽了，让校长老师们乐得合不拢嘴，忙叫她当了班长。当了班长的城市妞便接二连三地给班主任出歪点子：早读时间应提前半小时点名啦，中午不能叫学生们玩疯了得开“午自习”啦，下午二十分钟的“读报课”干嘛不开展“一日一考”，用来巩固当日所学呢？

班主任对方方言听计从。这一来，初一（甲）班整个